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十四

宋 陳淳 撰

題跋

代陳憲跋家禮

予職憲廣東之明年先生之門人臨漳陳淳安卿者爲予言祭儀始得王郎中子正傳本三卷上卷編程子祭說及主式中卷自家廟時祭以至墓祭凡九篇而時祭

篇中又分卜日齊戒陳設行事凡四條爲文葢一統而無分綱目下卷則列諸祝詞而已葢最初本也既而紹熈庚戌於臨漳郡齋嘗以冠昏喪祭禮請諸先生先生曰温公有成儀罕見行於世者只爲閎詞繁冗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往往未及習行而已畏憚退縮葢嘗深病之欲爲之裁訂增損舉綱張目别爲一書令人易曉而易行舊亦略有成編矣在僧寺爲行童竊去遂亡本子更不復修是時只於先生之季子敬之傳得時祭儀一

篇乃其家歲時所常按用者其文有綱目大小字之别綱爲正文大書目則小註於其下蓋甚簡潔明白最令人易曉雖未見亡本之爲如何而比前所謂初本者體制逈不同也又後慶元己未到玫亭精舍聞先生家時祭今只定用二分二至不復卜日校臨漳所傳卜日丁亥雖本儀禮之文而實不若此乃求鬼神於陰陽魂魄屈伸之際其義又爲益精矣於是又叩先生以冬至立春二祭則愀然爲言後來有疑乎冬至之祭似禘立春

之祭似祫更不敢冒舉嘉定辛未自南官回過溫陵值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即就傳而歸爲篇有五通禮居一而冠昏喪祭四禮次之於篇之内各隨事分章於章之中又各分綱目末幾亦有傳入廣者廖子晦意其爲成書定本遽刋諸帥府即今此編是也因以前後本相參訂所謂時祭儀綱目大槩如臨漳所傳但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

爲得之蓋既奉主於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以肅之故參神宜居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爲將獻而親饗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於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降神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爲拘但彼冬至立春二儀乃其所未定及卜日一節當併以令不用者爲定義又治葬章中所用石灰亦有不出石灰處則此制難以通行只得隨土俗審處而題主一節只依溫公行於墓所而不行於反哭入室之後疑失之少早

則於禮之既亡而後以鬼饗者爲不合恨不及面訂於先生耳其他諸儀大概皆已簡潔明白可按而其間亦尚有闕文而未及補脫句而未及填與訛舛字之未獲正者或多見之惜其書既亡而復出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而出於先生既沒之後不幸而不能垂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缺典至貽後世千古無窮之恨甚可痛也予聞其言慨然爲之有感因識諸編末以示來者使讀是書而有志焉者知始末之所由其

於宏綱大節之昭昭不可揜者既得以從容從事而無所疑而於一二疑義之未定及訛鈌脫漏之多錯見者亦有以攷覈折衷而爲至當之歸不至於一直例行按用之或有誤焉而不自覺也嗚呼於以助成斯世禮俗而推廣聖朝道化之美尚有以庶幾先生之志乎哉

家禮跋

嗟乎禮敎之廢於世也久矣由古今異俗宮廬器服異制無聖人者作爲之通損益之宜而世莫從而折衷以

爲依據者在昔程子張子嘗有意乎此皆未及成書惟司馬公有成書而讀者又厭其長篇浩瀚未及習行而已望風畏縮先生蓋深病之舊因舉綱張目别爲是書以示斯世欲其易知而易從方爾草定即爲僧童竊去至先生没而後遺編始出不及先生一修其間猶有未定之説五羊本先出最多訛舛某嘗以語曲江陳憲而識諸編末矣餘杭本再就五羊本爲之考訂所謂時祭一章乃取先生家歳時所用之儀入之凖此爲定説并

移其諸參神在降神之前今按餘杭本復精加校至如冬至立春二儀向嘗親聞先生語以爲似禘祫而不舉今本先生意删去至題主一節按禮記問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曰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然後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蓋喪禮自既歛尸柩在堂以後事死如事生凡朝夕純用生前奉養之禮及既葬入室弗見以後則事亡如事存以鬼神之道接之令方

奉柩入壙未及迎精而反以伸夫如疑之情而遽爲決辭以神之恐失之少早於孝子痛割之情爲未安或曰此正所以爲迎精而亦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之比不思迎精固已有魂帛而虞尸之宿乃祝者先歸私自備之非行於墓所而於主人蓋無與焉竊以爲此節當移於反哭入室之後行之然後虞祭乃於禮爲有合而於情爲得宜惜不及面訂此明證耳其他一二小節如注酒之或親不親及告筵祝詞之未塡與葬用石灰有鄉土所

闕則非通行之制各等正在人參酌審處要之以全編大旨而言則其綱在當日已定坦然簡易而粲然明白情文適中本末相副上不失先王之大典而下甚便於斯世之禮俗雖聖人起不能以易此矣嚴陵郡某侯欲刻以示後世而命余跋之余深幸古禮之復見於今也爰書數語以為識陳某謹書

代鄭寺丞跋家禮

此書酌古通今綱條節目甚簡易明白最有關於風教

之大人人當服習而家家當講行也因刻之嚴陵郡庠與邦人共之凡我父兄子弟其相與勉焉以脫末俗之陋而成此邦禮義之風顧不偉歟

代跋小學

此書最切於學者日用之實在幼學之始固所當從事而其終之所以造道據德而成大學之功者亦不越乎此皆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也今刻之嚴陵郡庠以示學徒其毋以言近而忽諸

代跋大學

此書乃羣經之綱領而初學入德之門晦庵先生解之已明白親切詳盡矣今得先生絶筆定本因刻之嚴陵郡庠以示學徒其相與復之熟之要使聖賢深長意味源源出於中而宏大器局卓然呈露於前然後知此書之爲真不我誣而聖賢大業其可進矣嗚呼其共勉之哉

書李推近思録跋後

某竊詳此跋意甚平正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此自無可疑者而子武乃不以爲然蓋縁跋中大意固正而行文語脉紆緩發揮本旨未甚相照應不見此編與四書相關之切處遂有以啓其疑云耳大抵聖賢示人入德所以爲理義之要者莫要於四書但絶學失傳寥寥千載直至四先生而後明而四先生平日抽關啓鑰所以講明孔孟精微嚴密之旨者又雜見於諸書不可類攷幸吾先生輟其關於大

體而切於日用者爲此篇其次第倣大學其會趣準中庸其規模放語孟誠後學迷途之指南而入聖門之正路也故吾先生所以發明四書之宏綱大義者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編其四先生之要旨萃焉欲起學者於俗學横流之中若不先致乎此則準的不立而邪正之分不明聖門將何從而入而千載不傳之秘旨又將若何而窺測之今先刻以示人使讀者知聖傳之所在有以起尊敬師慕之心而卓然不迷其所趨然後循

序而進於孔孟之門庭堂奥自當從容造詣一惟吾所之而無寸步之枉矣尚何以爲疑而謂之非其序乎更在明者訂之

題徐君大學詩後

觀徐君此詩可見立志之高而慕道之切其中有說得已分明處亦有看得未瑩白處已各隨章正訂批鑿於其旁幸更詳玩其理之所以然大抵窮理與作文章不同作文章逐旋修飾潤色惟教好看窮理只是講明箇

是與非是者的知其爲真是非者的知其爲真非使吾之取舍不迷於外而存養無喪于中耳況道體高明廣大未可以綴緝摹畫而聖心精微嚴密非可以獵涉窺覘必當實致下學工夫俛焉孜孜循序而進無一知之不實求其精無一行之不實用其力至於優柔饜飫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融會貫通而後上達者可造與聖心無間而道在我矣此聖門真實學問顔曾二子正從事於斯惟有志者可與語此若或止以修辭爲工略略捉

模得个髣髴近似便以爲真得已在是而不復加精進之功吾恐終身無復有實得固非今日所望於徐君之意而亦非徐君今日所以講學之本志也徐君其勉乎哉

讀高齋審是集

世儒科舉之學特借聖賢之言以爲進取之媒耳而其心度識趣與聖賢判然不同今乃欲以是而釋聖賢之訓自以爲真有得乎正大嚴密之旨其亦誤矣況有如

所謂道德仁恕性情心志才氣之類在聖賢前後更相發明固有定論若合符節不容更易且其所以爲說亦不過於是理之實然者先知先覺而因以示人耳非聖賢之自撰也彼初不識此等名狀爲何物而妄肆詆剥唱者既以傳得其宗自尊大而和者又從而贊之以無忌憚之辭蓋皆坎蛙之見淺乎無以辨爲也姑書此以爲後進末學而易於言者之戒

讀曾君晳春堂記

斯堂記所叙皆春之義意度誠爲可嘉此正顔子之所謂樂中事也如先賢地位已到自然有此意見不覺流出此語今必欲慕此須於其中深致夫顔子博約之功必至於大學所謂知止有定而能靜能安然後萬物各止其所隨寓皆春而無入不自得乃能真有以識其趣充其義而不爲虚也若或欠闕此功夫而徒然於閑靜之中坐想春致愚恐其所以爲樂者未必真有先賢之意味殆且不免墮於空寂之歸而不自知矣嗚呼是可

不謹乎哉是可不勉乎哉

北溪大全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梁朝門

北溪大全集卷十五

宋　陳淳　撰

雜著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能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爾蓋道原於天命之奥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脩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涖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飲食衣服大而禮樂刑政兵財律歷之屬凡森乎戴履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强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不相離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少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

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明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賊其民者也自謂其不能者自賊者也由之則爲正逵爲上達爲君子儒爲賢聖之歸悖之則爲邪逕爲下流爲小人儒爲狂愚之歸此其理

蓋較然甚易知而坦然甚易行也是豈有超乎日用常行之外而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能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皇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躋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

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得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
軻之後失其傳荀與楊既不識大本董子又見道不分
明間有文中子粗知明德新民之爲務矣而又不知至
善之所出韓子知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矣而又不知
全體具於吾身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直
至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
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
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妙建圖書抽關

啓鑰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粲有條理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攸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統而粹乎洙泗濂洛

之淵源者也有如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為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於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為經世濟物不必脩德而陷學者于功利之域至是一舐排辨正之皆表裏暴白無得以亂吾道惑人心學者欲學聖人而攷論師友淵源必當以是為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凖終不可得其門而入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

萬無是理也

用功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

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之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實相關係葢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

謂所以提省此心使之常惺惺乃心合乎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所主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乎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振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於鄉人者為憂思

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旣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其於升堂入室一惟吾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序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

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

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
子七篇皆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
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
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
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概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
意少非初學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
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可疑也蓋不
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

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奥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無過求無巧鑿無旁搜無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指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解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差

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王佐事業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似道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事清淨令學者修真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賤

隷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向之而其所以爲說者大槩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没也安死而無愧

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闢闔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

别有一種不虚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别有一種不虚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虚實之性又不相符况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隂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説真是真非瞭然愚者可以不必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决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静之理則静而生隂隂陽

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爲物隔今就人者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爲虛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私而人

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禮勿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歠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毋褰裳等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脉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危𦂳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禹相傳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為理而不復有别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

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
靈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氣
之心見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爲悟道而
不復别出道心之妙乃至甘苦食淡停思絶想嚴防痛
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碧潭清潔者遂
交贊以爲造到業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之
歆慕舍己學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
己爲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如光

風霽月者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云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為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粗迹之悖繆至顯處其為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

正不正耳必欲絶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之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个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内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說真是真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必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

悟謂真有得乎羣聖千古不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于學者其戒之謹之

似學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科舉之學與聖賢之學何如曰似學而非學也同是經也同是子史也而爲科舉者讀之徒獵涉皮膚以爲綴緝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藴止求

影像髣髴略略通解可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為真是真非之識窮日夜旁搜博覽吟哦記臆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自垂髫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嘗有一念關身心之切葢其徒知舉子蹊逕之為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為可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為美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為可嗜凡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闕者悉置之度外不少接心目一或扣

及之則解頤而莫喻於脩己治人齊家理國之道未甞試一講明其梗槩及一旦躐高科躡要津當夫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已若是者雖萬卷塡胸錦心綉口號曰富學何足以爲學峩冠博帶文雅醞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為儒假若胸臆歐蘇才氣韓柳謂之未曾讀書亦可也然則科舉之學視聖賢之學正猶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曰科舉程度固有害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問未嘗

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
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
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
言一一皆可用之實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即為國家有
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况其器局高宏功力至
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傅周召王佐規模具焉
儻遇明王聖帝雲龍風虎之會則直探諸囊而措之與
斯人同躋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

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文爲名而素行不與在學者讀書而言則以聖師孔子爲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羣弟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册固有定法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斃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者矧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荆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士復多以此爲習尚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絶意於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

孟復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但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爲吾之累也然則抱天地之性負萬物之靈而貴爲斯人者盍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

北溪大全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十六

宋 陳淳 撰

雜著

大學發題

大學一書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葢古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謂天生斯人旣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而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之雜故必立大小學以

成之人生八歲則自王公至庶人之子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曲禮少儀等篇是也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脩身處事治人之道若此篇者是也然去古既遠小學之爲書今已不全而年之過者亦不能以復反矣所幸大學遺篇猶或有存於漢儒雜記之間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規模廣大而内外兼該節目分明而始終有序葢羣經之綱領而初學入德之門戸所最先焉者

也其首言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三者則又此篇之綱領而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凡八事則又綱領之條目也學者果先從事於此而有得焉則於其他經端若舉綱張目振領挈裘秩然有條而不紊矣抑此書首三言者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爲一篇之統體而止於至善則又總爲一篇之極致繼言八事者固不容有一闕缺格物之爲義甚博尤當有缺章在八

事中所關繫為至要正天理人欲缺幾所由決君子小人向背之路所由判必過缺實而守固始可與言入堯舜之道而保其不缺桀跖之歸矣茲其旨意輕重之由屬又必從事於斯學者所當深察而加勉乎哉

中庸發題

中庸一書子思子所以得聖祖之傳而發明之以詔後學者也其名篇二字之義蓋取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而平常之理誠以天下理義無以加此而聖聖相傳無以易此故特表而出之以爲萬世之所折衷其爲書也始原於天命之奥而不出乎人心之近終極於無聲無臭之妙而不越乎日用之常中散諸萬事或爲君子之道四或爲天下達道五或九經或三重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賛元化博厚高明皆莫非人事分内當然之實畢不失之汙淺而高不溺於空虚蓋真孔門傳授心法而堯舜以來相承之本旨者

但其全篇所以為說下學之意少而上達之意多學者必於大學論孟既通而後及乎此以盡心焉則卓然有以會其極可與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自從容而有餘矣抑子思子示人此篇大旨必取智仁勇三者為入道之門以智者所以知乎此仁者所以體乎此而勇者所以強乎此者也而其所以為用功之目則必又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而弗之措焉蓋不如是則無以擇善而明善其智不足矣

爲能真識中庸爲何味無以固執而誠身其仁不足矣安能依中庸而實體於我且將間斷之不常其勇復不足矣又何以終此理於吾身與之爲悠久哉子思子之言決不我欺此又從事於是書者所當循序而汲汲也

易本義大旨

昔者伏羲氏仰觀俯察有以見乎陰陽奇耦之相生交換變易自然而然其勢若不容已於是作易以配之始之爲八卦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加

倍而重之為六十四而布之為圓圖則乾南盡於午中而姤生焉坤北盡於子中而復生焉與天地造化自然者相脗合因教人占筮以斷吉凶是時雖未有文字而開物成務之道具矣逮文王係彖周公係爻而隨事叮嚀之意始為詳密及孔子釋經乃專以義理明之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求免於大咎雖因時為心者並行而不相悖雖其所發多因

所以爲圖象之妙者已具見於繫辭說卦二傳中矣自
秦以來書幸全於遺燼而道則晦而不彰其溺於象數
者旣牽合傅會而失其源流其泥于文義者又支離散
漫而無所根著至我宋康節邵子之圖出於是乎伏羲
之精畫卦以示者始可得而見伊川程子之傳出於是
乎文王周孔之藴因卦以發者始可得而明今晦翁先
生本義之書葢又發揮邵圖之法象而申明程傳之旨
趣本末兼該精粗具擧推本四聖所以作述本然之義

而易道之盛至是無餘藴矣其綱領備於五贊未可直以占法視之也抑程子昔以傳示門人曰只説得七分後人更自體究若晦翁是書其補程子之三分而上以達于四聖之心也歟

啟蒙初誦

人自嬰孩聖人之質已具皆可以爲堯舜如其禁之以豫而養之以正無交俚談邪語日專以格言至論薰聒于前使盈耳充腹久焉安習自與中情融貫若

固有之則所主定而發不差何患聖途之不可適乎

予得子今三歲近略學語將以教之而無其書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協之以韻名曰訓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啓蒙初誦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蓋聖學始終大略見於此矣恐或可以先立標的而同志有願爲庭訓之助者亦所不隱也若小學洒掃應對進退之儀則又其

中始進之條也固朝夕次第從事而其端亦不外乎初誦矣但其詳見於遺經者多或字艱而文澁非幼習之便此須五六年外語音調熟然後可以爲之訓焉慶元己未七月五日餘學齋書

天地性　人爲貴　無不善　萬物備　仁義實

禮智端　聖與我　心同然　性相近　道不遠

君子儒　必自反　學爲己　明人倫　君臣義

父子親　夫婦别　男女正　長幼序　朋友信

日孜孜　敏以求　憤忘食　樂忘憂　訥於言
敏於行　言忠信　行篤敬　思無邪　居處恭
執事敬　與人忠　入則孝　出則弟　敬無失
恭有禮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色容莊
口容止　頭容直　氣容肅　立容德　視思明
聽思聰　色思溫　貌思恭　正衣冠　尊瞻視
坐毋箕　立毋跛　惡旨酒　好善言　食無飽
居無安　進以禮　退以義　不聲色　不貨利

信道篤　執德弘　見不善　如探湯　祖堯舜
憲文武　如周公　學孔子　禮三百　儀三千
溫而厲　恭而安　存其心　盡其性　終始一
睿作聖

訓蒙雅言

惟皇上帝　降衷于民　元亨利貞　道不遠人
民之秉彝　有物有則　性無不善　好是懿德
仁義禮智　良能良知　非由外鑠　我固有之

天叙有典　天秩有禮　有是四端　猶其四體
孩提之童　可知可能　無不愛親　無不敬兄
維此聖人　先知先覺　從容中道　與天地合
進退可度　德義可尊　中天下立　作師作君
昔在帝堯　克明俊德　允執其中　順帝之則
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　巍乎成功　煥乎有章
大舜有大　惟精惟一　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
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　樂取諸人

禹曰孜孜　惡酒好善　聞言則拜　敬脩可願
不矜不伐　惡服卑宮　克儉于家　克勤于邦
湯敬日躋　懋昭大德　不殖貨利　不邇聲色
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　毋從匪彝　毋即慆淫
亹亹文王　小心翼翼　不顯亦臨　不聞亦式
肅肅在廟　雍雍在宮　刑于寡妻　至于家邦
於皇武王　建其有極　敬用五事　乂用三德
無反無側　無黨無偏　王道蕩蕩　王道平平

周公達孝　善繼善述　思兼三王　夜以繼日

克勤小物　勤勞王家　赤舃几几　德音不瑕

孔集大成　信而好古　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

下學上達　好古敏求　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進禮退義　溫良恭儉　若聖與仁　為之不厭

宗廟便便　鄉黨恂恂　私覿愉愉　燕居申申

立不中門　行不履閾　不正不坐　不時不食

出事公卿　入事父兄　罕言利命　不語怪神

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　從心所欲　無可不可
堯舜性者　湯武反之　由文至孔　則聞而知
先聖後聖　道一而已　先覺後覺　心固然耳
人可為舜　邑有如丘　氓之蚩蚩　放而不求
聖人有憂　設為學校　于帝其訓　脩道謂教
教以禮樂　教以詩書　教以人倫　皆復其初
蒙以養正　常視毋誑　朝夕幼儀　請肄簡諒
洒掃應對　威儀遲遲　折旋中矩　周旋中規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十五而志　自強不息

請問其目　先致其知　誠意正心　以公滅私

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　皆由此出　非自外至

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　君子人與　日就月將

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　若昔大猷　監于成憲

道若大路　夫豈難知　萬物備我　求則得之

利善之閒　乃見天則　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

盡心知性　知性知天　理義悅心　秉心塞淵

求其放心　約之以禮　脩其天爵　從其大體
仁實事親　義實從兄　智知禮節　樂樂則生
入孝出弟　體信達順　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
忠信篤敬　參前倚衡　擇乎中庸　拳拳服膺
浩然之氣　至剛至大　配義與道　養而無害
中而不倚　和而不流　勇者不懼　仁者不憂
君子務本　親親爲大　居致其敬　夙夜匪懈
事親如天　事天如親　全而歸之　不辱其身

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　夫婦有別　男女以正
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　朋友偲偲　兄弟怡怡
見賢思齊　賢賢易色　以友輔仁　友友其德
雞鳴而起　三省吾身　主善爲師　戰戰兢兢
恐懼不聞　戒愼不睹　相在爾室　不愧屋漏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必愼其獨　意毋自欺
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斯遠暴慢　斯遠鄙倍
正其衣冠　出入禮門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遵道而行　行不由徑

使民如祭　出門如賓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　閑邪存誠　窒慾懲忿

有過則改　見善則遷　非義速已　何待來年

克己復禮　養心寡慾　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

反身而誠　道積厥躬　飲水曲肱　樂在其中

日新又新　終始惟一　赤子之心　敬而無失

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　俯不怍人　仰不愧天

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　清明在躬　睟面盎背
心莊體舒　心廣體胖　動容中禮　左右逢原
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　盡性至命　曰睿作聖
用之則行　善與人同　斯道覺民　天下爲公
舍之則藏　龍德而隱　獨行其道　遯世無悶
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　心不違仁　具體而微
吾道一貫　曾子曰唯　仁爲己任　死而後已
於乎小子　敬之敬之　堯舜人同　文王我師

行堯之行　是堯而已　舜何人也　有爲若是

彼我丈夫　吾何慊乎　從事於斯　聖人之徒

誨爾諄諄　皆雅言也　自暴自棄　民斯爲下

暑示學子

冠以莊首　衣以庇躬　裳爲脛飾　屨爲趾容

非人之制　乃天之常　君子奉之　寒暑一同

語必表裕　禮毋褰裳　先民有訓　嗚呼敬恭

暑月喻齋生

人之所以必具衣裳冠屨者非聖人制爲是禮以强人也天之命於人者然也葢天之生人首不爲鳥獸之露其頂必欲使人莊以冠身不爲鳥獸之毨其毳必欲使人庇以衣趾不爲鳥獸之剛其甲必欲使人束以屨表裏相備文質相稱夫然後有以全人之形而貴於物理甚昭昭非由外得是固無斯須之可去身而亦無待於人之檢防也復何有寒暑隱顯作輟之不常哉故禮曰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又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又

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而論語亦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理之常無過矯也聖人特發以示人爾孔子當暑袗絺綌嫌其見體也必又先著裏衣於內以表而出之於外子路臨死必結纓伯子不衣冠而處則議其同人道於牛馬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則望望然去之孟子見其婦袒而在室則怒而客其婦至於叔代禮壞之餘而萬石君家子孫雖燕必冠柳仲郢居内齋未嘗不束帶

管寧海中遇風思過則深以一夕科頭而自訟呂滎公平居雖甚熱而不去巾襪縛袴有因首而談詩書者蘇公必以禍天下斥之前聖後賢凡所以致其敬嚴於此者非他也皆畏天命而不敢褻自重其軀而不容以或賤也若或去之而一於自便則是褻天命而自賤其軀矣則不得謂之全人之形矣則是囚徒而已矣則是赤蠻而已矣則是鳥獸之伍而已矣然囚猶何校以爲飾蠻猶執盾以自蔽鳳鴻猶有羽之儀虎豹猶有蔣之文

則躶然赭其軀者是蓋又有甚於囚虜而曽鳥獸之不若矣此固脩儒莊士所見而駭者而亦非人之樂墮乎此也習焉而未之思爾誠試引目覼其如此等之人是何形狀復反鏡自視其如此等之狀是可醜不可醜當亦惕然有以自喻矣

北溪大全集卷十六

北溪大全集卷十七

宋 陳淳 撰

雜著

侍講待制朱先生叙述

自孟子没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開其原甚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爲書伊川雖稍著書

大槪方提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猶為多矣故百年之内見知聞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編斷簡竟未有真能正訂以為後學之定準而百氏爭衡於世者亦紛乎未決求其詣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真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灑落之

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於羣聖之心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兼蒐並輯著定為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粲疎暢而甚縝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統總衆論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精緼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志者得

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入蒙稚新學者亦有識趣向之正途而不迷於文義之歸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所以為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之功可謂大矣蓋先生秉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絶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為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者尤多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有以致其極自明

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
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
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
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
衷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胞中炳千古於目前是極
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
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
其大經大法亭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

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横顛倒亦無不燦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輒爲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衆論而搖不以利害死生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賞采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少爲之隱忍回互果於徙義如洪瀾赴壑而不可禦嚴

於克己如一劒斷虵而不復續至其體道爲一身即書
心即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
準繩之內貌莊而體胖神全而志定視聽坐立不拘拘
於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
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
日怡悅薰然如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
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快而所
以主于中則縝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

于中則坦夷而無峻迫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膽之大足以勇爲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弘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處義無決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蔽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即其身心之所素者而寫之爾其見於講論亦不

過自大源中流出如取物諸囊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
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以出無非妙道至
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渙然有省於言下欣懌
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
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先生行健不
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怠切於育人
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卧内力坐而共講
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未嘗厭斁而於繁劇之

中常優閒而有餘交錯之地常泰定而不亂先生教人
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之節以立其
本然後馴進於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
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反六經諸書而其所
以爲教之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爲學
之法則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脩身至于
處事接物又各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爲務而
致知之功視力行爲加多必極根原之洞徹毋徒影象

之髣髴真能知則真能行矣去冬某侍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顔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顔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嘗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爲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

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其所以為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原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雋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羣飲於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言論交湊之衝隨所執之是非而為之剖決不出數語而定其或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

之美爲可慕然至誦其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爲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先生盛德充實輝光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謦欬者放心邪氣不復萌於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充塞海内遐陬行旅賤隷皆能稱道之守臨漳未至之始闔郡吏民得於所素竦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蕩於優戲者在在悉屏戢奔遁及下車涖政寛嚴合宜不事小惠一行正大之公情絶無苟且之私意而人心肅然以定官曹厲節志而

不敢縱所欲官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郡中訟牒日常不下二三百自先生至民訟不敢飾虛缺無情者畏憚而不復出細故者率相解而自止惟理缺事重不容於私決者不得已而後進故訟庭清簡每所聽不過二三十而已且又為歷以誌其事日旬一校其畢否故吏無復容其稽滯以賕邀於民而民亦無復患其稽滯以賕囑於吏事早白而人甚便之郡俗于春則諸寺為傳經之

集諸坊爲朝嶽之會於秋則諸鄉爲禮塔之社先生聞之一禁而盡息諸廟附鬼爲妖者亦相視歛戢不敢復爲迎神之舉郡俗良家子女多學佛老別創精廬錯居市廛峯冠緇裘出入爲羣至有以敗度至訟庭者先生憫然爲文以喻其父兄而家閉精廬無復肆出平時姦民多鼠竊自先生至未嘗有峻懲者而皆望風屏迹終先生去徧四境民皆安寢無有夜警者後三年歲在甲寅有友人自漳浦來謂某曰南邑內外盜竊公行比屋

無寧居人人令始思先生昔日之化外户不閉真爲太平民而不可得矣又後三年都市有行刼者民於是益思先生治下安得而有此也尤篤意於學校牒延郡士黄樵仲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永嘉徐寓及淳八人入學表率旬之二日又領官屬下州學視諸生講小學爲正其義六日下縣學亦如之又創受成齋教養武生員新射圃時督之射其於民亦務在教化嘗榜釋孝經庶人章及古靈先生教民之文散諭百姓

正月維新又條布孝悌之訓與民更始訟庭所斷則必以人倫為重朞年人正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矣又甞講求民間利病以經界之大為民利力奏行之以鬻鹽之深為民病先罷其瀕海之鋪十有一欲俟經界之正賦既定然後闔郡而悉除之此志皆不克遂然所以罷者累政奉承不敢變至今民被其惠也他如罷上元放燈以除慝禮立風雷雨師壇以正常祀省燕約饋寛賦簡役卲農厲兵善政在民未可悉記或有譊譊不

靖者特出於訟庭不得志之强禦亦不過以慘酷爲言而實亦無可指者今或問諸鄉民府吏未有不咨嗟稱贊心仰而誠服亦可以見公論之所在此某鄉邦所親覩者其他歷仕則有不及知也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範我馳驅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毀怒咆哮人所危慄之際而綽然不以爲憂雖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

中而泰然不以爲病方且攷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真王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曾子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爲有餘而子思子所謂學知利行造於知之一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歟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

進焉不獲大施所緼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又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為無窮之用今其已矣蓋天下所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形容盡至於仰之彌高鑚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况其從游未久又非密邇莫能深詳姑據所見以伸其哀慕之情云爾不自知其為贅且僭也又約而為之賛云慶元六年十月朔門人臨漳陳某泣

書贊見第五卷

北溪大全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十八至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錄監生臣陸　麟

北溪大全集卷十八

宋 陳淳 撰

講義論語

論語發題

論語一書乃夫子門人雜記答問之書而聖人之言行略具焉其爲說有精粗深淺之不一非聖人有意爲之也隨觸而應皆從大本中流出而莫非天理自然形見

之妙雖片言隻字朴乎若無文而斯文之緼甚富雖日
用常行淡乎若無味而有真味之不可竭者存蓋羣經
之階梯而入聖之門户莫要焉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
則已如欲學聖人有志於造道而入德則當以是為切
己之務而盡心焉舍是而他求亦無由進矣聖人之心
公平正大聖人之言坦夷明白非可以過求也非可以
泛索也非可以新奇華巧穿鑿也非可以偏旁迂曲揣
測也平其心易其氣順致其文義而紬繹其旨脉如親

炙聖人耳聞心受而身體之必沈潛反復真切懇到而後聖人之實意見矣聖人之實意有見由是而益竭吾鑽仰不以一斑半點自喜又推類而博通之須至於真有卓爾呈露于前確確不可易然後上達下達之岐判向背取舍之幾決聖人之門可遊堂可登而室可窺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可以措目容足次第而得之於己雖欲罷而自不能以止矣嗚呼此聖賢事業也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願與諸同志共切磨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之為言效也未能肖聖人而效為聖人者也蓋天之生人其性皆善皆有聖人之質惟其稟氣感物之不齊聖人所稟純而清又無物欲之汩本然之善無所蔽無所事學自賢者而下所稟不能以純清而有濁之參焉物欲又從而汩之本然之善不能無所蔽

必有待於學以明之所謂學者亦不過效聖人之所爲而去其氣稟物欲之蔽以明善而復其初爾其綱條節目則具在聖人之訓習之爲言有重溫不已之義在學者之效聖人必即其所效條目重溫之而不已焉乃所謂習時習者無時而不習也時時習之而無間斷則所學者熟趣味源源而出中心不期悅懌而進進自不能止矣此學之始也朋者同爲此學者也自遠方來者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也蓋所學之善

乃人心之所同然非一己之得私吾之得於己者旣足以及人而人之同爲是學者又有以興起其善而信從之如此其衆則是率天下之人皆有以復其初而均得此心之所同然吾之志願畢矣安得不愜快於中而悠然適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夫有朋之來是道同志合者也其不見知則道不同者也學本爲己非求人之知也人知不知何與吾內而何足以爲喜慍詳味不慍之旨見其胸中洒落明瑩豈復有纖毫

物我之私介於其間哉然朋來而樂者順境也易為力人不知而不慍者逆境也難為功非信之篤而養之厚得之深而守之固不足以與此必惟成德君子能之此學之終也合三節而論其中之樂必由始之悅而後得而非中之樂亦不足以成其終之德然始之所由學者不正則節節從而差亦不能有時習之悅矣亦無自而有朋來之樂矣亦不復有以成其君子之德矣惟始不迷其所從入而終不失其所造極

乃所謂善學者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章分作二節前節泛論常人後節專論君子其旨脉皆相應但功用有小大之不同爾夫孩提之童稍有知則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此人人之所同也故常人苟能孝弟則心氣和順自無犯上作亂

之事若君子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旣立則其道自生所謂孝弟者乃爲仁之根本也爲仁猶曰行仁行仁者推行充廣之謂蓋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也心之德其全體而見於愛者其用事親從兄則愛之端先見而最切者此如木之根本處加之培壅之功則愛之萌日滋而無所遏自此而充廣之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如木之自根而榦自榦而枝葉雖有差等之不齊而此氣無不流行通貫所謂仁之道於

是乎生生不窮矣其功用豈不甚大又豈特常人所謂不好犯上作亂者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然程子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蓋孝弟者仁中之一事耳仁是性孝弟是用譬之粟而生苗仁其粟而孝弟其苗也此仁所以為孝弟之本也學者而識仁則於此自明白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前章論仁以愛之理言之此章論仁以心之德言之

夫五常之仁猶四德之元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愛之理以偏言者也心之德以專言者也如巧好其言令善其色致飾於外而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行而本心之德亡矣豈復有所謂仁哉然聖人不謂之無仁而曰鮮矣仁者詞不迫切謂如是之人少有仁爾非以爲猶有少許之仁存缺也故程子之傳直以不仁斷之其義精矣蓋仁不可以多少言此是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乃謂之仁

稍有一毫之私以間之則天理不流行而不得為仁矣猶人之有一支一節之廢則謂頑痺不仁而不得謂之康寧人矣況巧言令色又非小小病乎大抵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其所以行之者必本於孝弟而所以賊之者莫甚于巧言令色記者列此二章於學習章之次亦欲學聖人者知此道之為急先務其所當務而復戒其所可戒也讀者宜深味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

忠者盡己之謂凡利害關於己則度之必盡利害不關於己則易有不盡故爲人謀鮮有忠者信者以實之謂凡稱人之善則易過其實道己之失則易諱其真故與朋友言鮮有信者此處心之病也傳之於師不習之熟之則無以得於己不過口耳之傳爾此問學之病也三者皆日用行事大節目處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以是爲切身之大病日常加省懼其或有

存焉可謂自治之篤矣而於三者之中本末有序而質文相發又得其所以入道成德之要所以卒能全歸其體而傳聖人之道𡚁學者以之為標的則不差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章最可玩聖人之言小大淺深縱橫顛倒無不混淪處夫道者治也不曰治千乘之國而曰道云者治其事也以政言道其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言其目五

者則皆其心之所存而未及為政乃所以為政之本也敬事者心存於事而不苟也信者令信於民而不數易也節用者儉而不妄費也愛人者惠而不傷也使民以時者於農隙而使之也此五者夫子爲諸侯之國而言至近而易行矣然皆治道所當務至確而不可易至要而不容闕推而極之雖天下亦不外此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合五者而觀又皆以敬為主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乃心之生道而萬事之根本

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為信而不敬則出令必苟而不能確定矣節用而不敬則所節必苟而不有常度矣愛人而不敬則所愛必苟而不免姑息矣使民而不敬則所使必苟而不復計其勞逸矣又自上順而觀敬而後能信不敬則事事皆苟而不能以信矣信而後能節用不信則有時乎節有時乎不節矣節用而後能愛人不節用則必至於傷財而害民矣愛人而後能使民以時不愛人則輕用民力而不暇惟其

時矣又自下遡而觀敬事者又不可以不信不信則朝令夕改亦無從而敬謹矣為信者又不可以不節用不節用則泛濫無度亦不能以保其信矣節用者又不可以不愛人不愛人則視人之膏血如泥沙亦不能以壽其用矣愛人者又不可不使民以時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凡小用大用淺用深用橫觀豎觀顛倒而觀無所不通而無所不圓由聖人胞中渾淪太極之體隨

所感觸不覺流而為此語皆莫非自然而然非有意於安排布置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於親弟於長謹其行信其言廣愛衆人而親炙仁者此皆日用行事之要處而應接有事之時也當其時須各盡其事及事已之後有餘暇之力不可以虚度時光必用此餘暇之力而學詩書六藝之文蓋斯

文所載者亦不過此等事之理及聖賢已行之法而已如是而爲孝弟如是而為謹信汎衆如是其愛仁如是其親莫不各有其理之所當然綱條節目粲具於其中如是而為舜文王之孝如是而為王季叔齊之弟與其他所已行莫不各有一定成法可覆也吾以所行之餘力從事於此則本質先立而良心不放有以為致知之地矣其於講究此理之當然攷訂聖賢之成法固有所根著而知之也必精既知之精有以

悟此理之當然則于行也不疑而必益確有以識聖賢之成法則於行也有證而必益力行之既確而力由是而復致知也必又精而益精矣每日之内致知力行隨時更迭而展轉互相發其味無有窮矣苟於餘力而不學文則所行雖力必不免於私意而不能以中節將如刲股封肝之孝抱橋之信反陷於不孝不信而不自知若未有餘力遽輟而學文則又廢人事而曠天職雖所知之精亦何與於我然則德固不

可以一日而不修而學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人之賢而自改其好色之心則誠於好善矣事親不自愛其力則誠於孝矣事君不自有其身則誠於忠矣與朋友言而信則誠於交際矣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無所不用其極學以明人倫不過求如是而已子夏謂人能如是則得為學之道矣雖或以為出

於生質之美而非由務學之至我必斷然謂之已學矣蓋深以實行非學不能篤而疾時人於學不務實但詞氣抑揚之間少有過中其流弊必至于廢學不若上章聖人之語意圓而無弊也大抵生質之美有限而易窮務學之益無窮而不可廢以生質之美而加之務學之益則磨刮愈見精粹潤澤愈見輝光心與理相涵而知愈密身與事相安而守愈固其所有限而易窮者將通為無窮矣若謂質美已得學之道

而不必更學以為質之副則所美者終涉於粗而不精而陰亦不能免私意之雜至於窮而或變焉又將忽反陷於惡而不自知矣是則此章之流弊可不重以為警而上章之旨可不深體以為日用之準則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

固也主者心以爲重無時而不在是也忠者盡己之心而無隱也信者以事之實而無違也以忠信爲主則眞心常存而事事皆實矣友所以責善而輔仁與勝己者處則己有益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者動之差矣知而速改則復於善而爲無過若畏其難而不勇於去之則過遂成而為惡矣此皆君子自脩之道當然而不容一闕者也蓋以威重為質則立德有基矣必學以固之則基壯而不揺矣必主忠信以實之

則日積而日崇矣必勝己者以輔之則日益而日進矣又過而必速改則惡日消而進善之路不格遂可馴至於充盛輝光而成其德矣切哉聖訓篤自治者所當汲汲以從事也或曰不如己之說自謂人不如己則生自蒲之心必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爲不勝己而不吾友則如之何聞之師曰人之賢否優劣自有定則非彼我好惡所得私而吾於應接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不容以分别爲嫌也故

於齒德之殊絶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如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爲吾友亦必有以矜而容之勉而進之爾是皆理勢之必然非我之敢爲自蒲而亦未嘗輕以絶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猶是耳而何有棄於我但世之人每難於友勝己而好友不如己其樂於縱恣者則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者則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卑孱嵬瑣之流則喜其臨之而足以爲

高便辟佞柔之友則悦其下己而足以自肆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庸夫俗子𡵞良才美質亦交相𡵞人之歸而不自知矣然則聖人安得不直一言以警之而何以迂為顧慮在學者亦何必舍聖人明白之旨而妄生曲説為之遷就也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者人之所易忽而能慎之於喪以盡其禮遠者人之所易忘而能追之於祭以盡其誠厚之道也以此

處己則己之德厚以此化民則民德亦歸於厚也曾子之學以孝弟忠信為本故其言如此從而味之其人氣象可見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夫子至於是邦而必聞其政者非聖人有求之也子禽以求為問是以常情測聖人也子貢答以夫子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可謂深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矣此五者夫子之盛德輝光接於人者也蓋言聖人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若以是求之云爾非實若他人必有求之而後得也其亦必以求為說者特因子禽之言借其字而反之以明夫子之實未嘗求亦猶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特借或人之言而反之而實未嘗有要之之意也然即此而觀聖人所至必風動響應其過化存神之妙亦

略可見矣而時君乃莫有能委國而授之政葢見聖人之儀容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竟莫能授之政者私欲從而害之爾在聖人於此雖未足以有行而亦足以為之兆矣而一言不契則委而去之未嘗不果亦其濟時行道之心雖切固未嘗屈道以從人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觀人子之法也其志與行善矣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有愛親之心而可以為孝蓋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如其道終身無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無改者意其有為而言其事在所當改而可以相遲而未改為孝子之心則有所不忍而未容以遽改故也若當改之時至則如之何缺不容以隱諱遷就而至誠哀痛之心則不可不存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其為體甚嚴如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婦之有别長幼之有序截然一定而不可亂然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人心之所安非聖人以强乎世者故其為用也必從容舒泰而無拘迫艱苦之患乃不拂乎天理人心之本謂之和而為可貴如君臣都俞之相孚父子唯諾之相親

夫婦之唱隨長幼之遜順其情無不交通焉是其類也其他三千三百之儀亦莫不皆然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一由之兼指禮與和而言也然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和遂過而流於嫚不復以禮節而歸之中則去天理之本然者遠而人心所安者蕩而爲不安矣所以亦不可行也蓋禮之體嚴而用和本非判然不相入其嚴也無不泰而所謂和者中已具豈復有

勝而離其和也無不節而所謂嚴者未嘗失豈復有勝而流必如是然後得性情之正而為禮之全也若稍過中而各倚於一偏則其不可行均矣豈但和之流然後為不可行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章大旨謂人之言行交接當謹于始以防後患也

夫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始之不度其宜

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以爲義有不可而不之踐則失其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惟約信之始必求其合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致恭於人固欲其遠恥辱也然不中乎節文則或過或不及如望塵而拜之類非所當致恭而致恭則失之過其人必不我答如君父師長之類所當致恭而不致恭則失之不及其人必爲我怒皆自取恥辱之道也惟致恭之始必求其中

於禮焉則其遠恥辱也必矣因猶依也所依托之始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以爲吾之宗主必不至誤我之託矣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於陳主司城貞子則不失其親而可宗者也此三者若於始之宜約與不宜約當恭與不當恭可親與不可親因仍而不早爲之決茍且而不早爲之審迨其差也乃徐計於已然之後以求免焉則亦緩不及事而豈勝其噬臍之悔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以口體之奉為務也敏於事者力於行而不敢怠也慎於言者擇其可而不妄發也能此四者其於學用功亦篤矣若遽足焉自以為是而不取正於有道則所學不能無差心之所求者必有非所當求而未必皆先王之正路事之所敏者必有非所當敏而未必皆先王之德行言之所

愼者必有非所當愼而未必皆先王之法言而其終亦未必遂能以造極惟不敢輕自是而又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學質自此如金經洪爐炳然為之一新志可純行可粹言可精而大中至正之極亦可以馴造非好學者其能之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自守故為貧富所累而有謟驕之病子貢貨殖葢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已能無謟無驕而不爲貧富動矣故質之夫子以驗其學之所至夫子曰可者所以許其所已能而復告之樂與好禮者所以勉其所未至今就二者等級校之無謟無驕者但能於貧富中無顯然之過而已未能超貧富之外而進于善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

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蓋有超乎貧富之外非造道入德之深潛縝密者不能而語其實則樂必顔子好禮必周公乃可以當之非前之小成者所可望也子貢因是覺無諂無驕之未得爲至而其上又有所進焉抑知理義之無窮學者不可以少有得焉而遽自足也於是引淇澳之詩以明之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夫子以其能因所已言

而知所未言有缺詩之活法遂嘉嘆而予之在學者而言若安於無諂無驕而不求進於樂與好禮之極致乃徒切琢而不復磋磨者固乃自足之陋然諂驕之病未實去而曰吾欲樂與好禮則是又未嘗切琢而專事磋磨者不免為虛蹴之狂亦不可以不戒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學本為己惟求其在我者而已故不患人之不己知

若不知人則賢者不得而師善者不得而友詖淫邪遁者得以害道便辟柔佞者得以損德故以為患也然在己者有可知之實則於人亦不容揜而知言窮理之未至則人之邪正亦無從而辨之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是也為政而以德者如以吾之孝以正人

之不孝以吾之悌以正人之不悌之類是也此皆為人上者所當為非有心於欲民之我歸而爲之也然德行於上極其充盛輝光則同是秉彝好德者孰不觀感而興起其或反常敗德者孰不愧忸而消化所以能端處無為而天下自歸之其象如北極之星居于天中樞紐不動之處而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亦其致之所必至而非外得者若不以德而徒從事於權謀智力以為政則在我已不勝其勞而人亦離

心不附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言魯頌駉篇之詞也主於思焉而言夫子讀詩至是有感而取之以斷三百篇之義非以三百篇之詩皆止乎禮義而粹然一正也如變風鄭衛之詩不止乎禮義而逸於邪思者亦多矣聖人之意直以為詩有美惡之不同其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惡志所以為指歸不過欲使

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故惟此一言簡要明白可以通貫全體而盡蓋三百篇之義因特表而出之以示人可謂切矣則讀詩者可不深體以爲切身之務而徒諷誦之云哉然詳玩是言雖約而爲義甚博蓋誠之通而大本之所以達也豈但讀詩之法爲然凡讀書窮理治心脩身無適而不可學者誠能深味其旨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千條萬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者為治之具若法制禁令凡聽斷約束之類是也刑者輔治之法若墨劓剕宮大辟鞭扑之類是也以政先示之則民有所振厲而歛戢矣其或未能一於從吾政者則用刑以齊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賊善良而姦慝者不得以敗倫理故民亦畏威革面不敢為惡以苟免於刑罰然無所羞愧則其為惡之心未

亡也德禮者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乃吾躬行之所實得者若孝悌忠信之類是也禮則制度品節若冠昏喪祭之儀是也以己德先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則明禮以齊一之俾之周旋浹洽良心日萌自將愧耻於不善而又有以格至於善也是四者功用之不同而皆不可以偏廢若專務德禮而不用政刑則徒善不足以為政專用政刑而不務德禮則又徒法不能以自行然

其本末表裏亦當有輕重之别末以飭乎外者在所輕而本以淑乎内者尤當加隆而不可一日已焉此又講明治道者所當知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聖人生知安行理義〈缺〉無所事學然聖人之心則未嘗自以為聖而無事於學也故自童年以往亦與人同其學而况乎古今事變名物制度之詳非由學

不可得所以有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等類但自常人視之若緩而聖人為之則甚篤切常人費心力之苦而聖人則胸中明朗隨所在莫不至極而無容吾力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而非常情之謂也聖人因吾之有是學也於是即身立法以示學者凡為進道之序有六等非全無其實而姑為是空言之誘也其必十五而志於學者古者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成童而後入大學志者心之所之之謂向於大學之道正

所以求之而致其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脩身之功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必欲至其地而無作輟退轉之慮矣又積十五年之久至三十而後能立謂有以自立于斯道之中已踐及實地而卓然無所跛倚所守者固而不為事物揺奪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至是則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身脩蓋已實得之在已而無所事乎志矣又積十年之久至四十而後不惑凡於事事物物之所當然大

如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孝之類小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視當思明聽當思聰之類皆洞識其綱條品節之實而一無所疑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覩萬象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乎守矣又積十年之久至五十而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于物者蓋専以理言而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君之所以當仁臣之所以當敬父之所以當慈子之所以當孝坐之所以當如尸立之所以當如齊視

之所以當思明聽之所以當思聰之類皆天之命我
而非人之所為者吾皆知其根原所自來無復遁情
至此則所知者又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以言之矣
又積十年之久至六十而後耳順聲纔入心即通是
非判然更不待少致闕而後得其理纔容少思而後
得則是內與外有相扞格違逆而不得謂之順矣如
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侮自伐之義是其順之證
也至此則所知者又至熟而絕無人力矣即中庸所

謂不思而得處也自不惑至此三節皆以知言乃明睿日進無疆之事與志學而立時之所謂知趣味迥不同矣又積十年之久至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此則心體瑩徹純是天理渾為一物凡日用間一隨吾意欲之所之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聲即為律身即為度所謂道心常為此身之主而人心一聽命矣即中庸所謂不勉而中地位也總而言之志學所以造道也而立所以成德

也自不惑知命而耳順則義精之至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仁熟之極也在夫子豈果有六者等級積累而然哉亦因已之近似者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準則使之優游涵泳而無躐等之過日就月將而無半途之廢爾然立志之始苟所學者一差而非聖人之正學則自後節節從而差雖用功之勤亦決不復有所謂立與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矣或始焉得其正而所謂立之一關有未能徹則又將若何而能不惑知

命若何而能耳順從心哉是則志學之初正聖愚二路之所由分尤學者之所當致謹而立之爲地又植本固址之所在尤學者所當用力也果能於是二節路脈不差而根址深固則自此而缺惟不倦以終之雖有四節之高皆可從容造詣而無所阻矣又何聖人之不可至哉然則學聖人者所缺

北溪大全集卷十八